

封面题字：方加光

封面设计：谢止戈



蒲圻文史 第二辑

编辑：政协蒲圻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蒲圻市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6年11月

（内部发行）

# 目 录

前 言.....编者

## 〔怀念张进同志〕

- 挽张进同志（诗二首）.....江国忠（1）  
悼张进同志.....祝竽吟（2）  
耳畔长闻晚晴吟.....马利清（3）

## 〔蒲圻工商业史料〕

- 羊楼洞砖茶史话.....唐孙编写（9）  
昔日洞茶散忆.....陈古愚（17）  
解放前蒲圻苎麻生产简记.....任泽民编写（22）  
蒲圻苎麻.....杨森林供稿（27）  
沦陷前蒲圻城厢工商业.....江国忠（29）  
何乾太药店.....何敬德（42）  
黄广发商号的兴起与衰落.....任泽民（48）  
漫谈蒲圻典当业.....县《金融志》供稿（50）  
抗战前新店镇杂货帮.....王良嘉（54）  
灿然流星——民生布厂.....黄钧（56）  
蒲圻商会组织始自新店.....余伯勋（58）

|                      |               |
|----------------------|---------------|
| 陈氏首富轶闻·····          | 虚舟 (65)       |
| 蒲圻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帅克忠编写 (73)    |
| 蒲圻苏维埃银行·····         | 县《金融志》供稿 (82) |

### 〔蒲圻古镇〕

|                      |           |
|----------------------|-----------|
| 新溪河明珠——新店镇·····      | 黄德楠 (86)  |
| 黄龙古镇·····            | 马利清 (91)  |
| 汀泗桥镇·····            | 刘人哲 (94)  |
| 砖茶之乡羊楼洞·····         | 杨波 (98)   |
| 在地图上消失了的古镇——石坑渡····· | 任泽民 (100) |
| 附：木兰古寺·····          | 陈列 (105)  |
| 血染羊子洲·····           | 阜东 (110)  |

### 〔乡贤集〕

|                  |               |
|------------------|---------------|
| 或为辽东帽    清操励冰雪   |               |
| ——张国淦先生二、三事····· | 张传兴 (114)     |
| 蒲圻司法界三老          |               |
| 余觉·····          | 黄德楠 王良嘉 (121) |
| 马镇东·····         | 黄钧 (132)      |
| 叶丹曦·····         | 冯金平 (135)     |

### 〔资料〕

|                     |           |
|---------------------|-----------|
| 沦陷前蒲圻县城厢镇街道示意图····· | 张海涛 (137) |
| 记《城厢街道示意图》·····     | 王琦 (139)  |
| 蒲圻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
| 召开文史资料座谈会·····      | 张海涛 (142) |

我市历届政协会议简介及

政协委员名单.....市政协办公室(144)

〔补白〕

鄂南旅社.....黄佑金 (41)

赋税.....《漫话蕪川》供稿 (64)

致读者..... (149)

征求意见启事

张进同志手迹

林彬同志为《蒲圻文史》题字

封面题字.....方加光

封面设计.....谢止戈

编者按：张进同志是蒲圻人所熟悉的老一辈革命家。不幸于1985年12月于广州逝世。我们发表此组诗文，以示哀悼。

## 挽 张 进 同 志

江国忠

水秀载忠荇      山高仰哲人  
江花红似火      永焕故乡春

## 随艇送侠生同志 遗 荇 归 车 埠

曾经昔日挥戈地      何奈今朝别荇时  
陆水流芳遗泽远      新涛碧接“晚晴”吟(注)

(注) 《晚晴楼吟草》为张进同志诗集

# 悼 张 进 同 志（注）

祝学吟

|         |         |
|---------|---------|
| 晚晴楼阁吊张翁 | 人去楼空涕泪零 |
| 戎马中原挥劲旅 | 砚田南粤育精英 |
| 曾经浩劫心犹壮 | 几度寻师意亦真 |
| 四化征途长接力 | 群芳吐艳慰英灵 |

（注）我曾于八五年十二月赴广州吊唁张进同志

# 耳畔长绕晚晴吟

## ——怀念张进老院长

马利清

张进老院长不幸在广州逝世，星陨南国，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和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我们蒲圻人民则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乡亲和长者。我作为一个曾经就读于华南工学院的学生，有幸亲聆这位领导和师长的教诲，回顾读书期间他老人家对我的关怀，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谆谆教导犹长萦耳畔……

### 初见犹相识 他乡遇亲人

南国盛夏，烈日如炽，燥热异常。一个盛夏的中午，刚从蒲圻千里迢迢来广州华工的父亲和我拜访了住在凤凰新村的张院长。

张老早年在蒲圻战斗和生活了多年。他投身革命，抗日救国的许多光荣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在人民心目中有着高大、崇伟的形象，深受乡亲们尊敬和爱戴。我们正是怀着这种崇敬的心情来到张老家的，接待我们的是张老的夫人和战友汪涌老人。她热情、慈祥，上身着一件极普通的短袖白衬

衫，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若不是保姆介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她与心目中的巾幗英雄汪老联系在一起。汪老听说我们是蒲圻来的客人，一边热情地为我们沏茶、拿糖盒，一边叫孙儿通知住在楼上的张院长。

当一位满面笑容的老者步履轻捷地走下三楼时，我们认定那必定是张老无疑，便欲起身问候。张老却微笑着抬起右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那天，天气真热，张老身穿白衬衫、灰色短裤，脚穿一双灯芯绒黑布鞋，身板硬朗结实，显得精神奕奕。两鬓拖下几缕银丝，白净的脸上星布着几点老人斑，虽然额角已画上了几道皱纹，但并不显得衰老，微陷的眼睛里闪烁着慈祥、和蔼的光芒。他脸上堆满笑容，安祥地坐在那里，不时地问我们家乡建设，家庭收入情况，口齿清晰，谈吐自若。啊，没想到已年逾古稀的张老竟还如此精神饱满、矍铄！

当谈及我们家住在劈精庙附近时，张老风趣地说：“你们和我老家还是近邻呢，我老家白驹与劈精庙仅一畝之隔，数里之遥。”说完他以手拍膝，竟自琅琅笑了，汪老和我们也不禁笑了起来。

“提起劈精庙，我们在那儿与日本人干过一仗的……”说到这里，张老稍敛笑容，眼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深邃的眼睛凝视着窗外，仿佛注视着遥远、遥远的所在，回忆着久远、久远的往事，似沉思，又似默吟。片刻，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那次战斗真够残酷的，不过我们还是打胜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那次战斗中我军损失了近一连的兵力。张老时刻都在怀念安息在故土上的战友和革命先烈啊！

在二老的再三挽留下，我们在他家吃过午饭，告别二老已是下午二点多。虽然刚下过一阵雨，烈日依旧灼灼炙人，大地冒着水气，二老亲自送出门外，并再次诚恳地叮嘱我说：“星期天没事就来玩，只当是自己家一样。”

门前，一棵玉兰花飘出清清的幽香。我们回首望去，张老、汪老依然站在台阶上朝我们微笑……

### 言传身教慈父心 千里赠礼乡情重

在华南工学院学习期间，每逢星期日、节假日，我就到张老家坐坐。有时是几个蒲圻同学相约前往，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见我们来，张老总是亲自下楼询问学习、生活情况，尤其对我们初来乍到的蒲圻学生，总是亲切地问道：

“生活过得惯吗？大学的学习还习惯吗？”还谆谆教导说：“你们新生首先要习惯大学的授课方式，关键是要提高自学能力。至于生活不习惯，过段时间就会好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认为到了大学就可以放松学习了。”诚恳、挚切的话语，使我们如沐春风，深深地感受到一位老领导和师长对晚辈的关怀之情。

跟张老在一起，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可体会到他崇高的情操、高度的智慧和宝贵的经验；和张老在一起，会在我们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深深的敬意。他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宽怀博爱。和他在一起不会因为他是老前辈而感到拘束，只会使人如沐春风受到教益。

张老虽然身居繁华开放、气候宜人的南国都市，却时刻惦记着故乡蒲圻的建设和乡亲们的生活状况，念念不忘战斗在蒲圻生产建设一线上的老同事和战友。每逢假期回家，张老

总要嘱托我代向父母、乡亲 and 老战友问候，回校后总要问家乡建设情况、家庭收入。当我把家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莒川大地的巨大变化如实相告时，他总是对比昔日，饶有兴趣地回味一番，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出对故乡的深情厚谊。

有这么一件小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一年寒假，我到张老家辞行，二老听说我要回蒲圻，特地捧出一大包早已准备好的荔枝，郑重地交给我说：“这是一点广东特产荔枝，蒲圻没有，带回去给父母和乡亲们尝尝。”

既是二老的一番盛情，我不好推却，只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今年五月，张老骨灰千里迢迢奉回蒲圻，洒在养育过他的陆水河中，张老对故土眷恋之情，九泉之下会感到满足！钟灵毓秀的故乡山川，也会有张老这样一位战士而感到自豪！

### 莫道桑榆晚 红霞映满天

张老酷爱书法艺术，在退居二线后，每天坚持练字不辍。白天就在书房里读书、练字，很少见他下楼。“年老翻然爱学书，天天写字两千余”（注1），就是他这种皓首穷经精神的自我写照。他的书法飘逸俊秀、风神洒落，苍劲刚健，别具一格，争求墨宝者颇众。

晚年，张老恪守严格的生活规律，烟酒不沾，更难能可贵的是身体并不很好的张老还坚持早晨锻炼，每天凌晨五点起床便与星月同行。在门前小道上小跑数十个来回。

“一个老人只有健康、乐观才能长寿。而要健康就必须锻炼！不间断地锻炼，象吃饭和呼吸一样不可离异。”一

次，我们很有兴致地问起张老锻炼身体事，张老这样回答我们。历经沧桑的张老就具有这种坚韧不屈的性格！

有人把老人比作“日薄西山”，张老却是日“搏”西山。每当我们早跑经过张老楼房时，总要放慢脚步，默默地注视着张老挺拔的身影；谛听他坚定、清脆的脚步声在想：生命之火大概永远不会在他身上熄灭吧！每当此时，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宝贵，生活的美好！

张老重乡情但更重晚节的事迹尤令人称道。他退居二线后，曾有些蒲圻学生在分配时找到他，甚至还有他的蒲圻亲戚为子女问题来找他，想利用他的关系开后门。对此，张老总是晓之以理，婉言拒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春蚕到死丝方尽”，担任顾问职务的张老虽已退居二线，但仍然时刻关心学院的领导和教育工作，还经常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了解师生思想动态。他无微不至地关怀教工和学生。同时也深受全院师生爱戴。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次师生座谈会上他那番精辟的讲话，他说：“看一个教师是否有成绩，要看他有多少学生超过他。那种唯恐学生超过自己的思想是不足取的。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应以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为己任，在学术上学生也应超过老师。只有这样，世界、历史、人类才有光明前途，我们的事业也才有希望！”情真意切的话语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三十二年伴墨地，育才可乐老方知”（注2），正是这种把培养祖国建设人才当作快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他为祖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直至耗尽最后一滴心血。

“春风万里云霞出，正是群芳吐艳时（注3）。”愿张老九泉之下瞑目安息！

（注1）

张老原诗如下：

学书有感 1983.11

年老翻然爱学书，天天写字两千余。  
为何辛苦挥毫后，一比前人总不如。

（注2、3）

引用张老原诗如下：

校庆书怀 1984.11

三十二年伴墨池，育才可乐老方知。  
春风万里云霞出，正是群芳吐艳时。

作者现在国营四四六厂技术中心工作

## 羊楼洞砖茶史话

### 一、羊楼洞和羊楼洞砖茶

羊楼洞在蒲圻县城西南，离赵李桥八华里，地处幕阜山两段余脉的北麓。它三面环山，峻岭连绵。正西面山口是一片葱绿的丘陵，岗峦起伏。这里土质肥沃，呈酸性，雨量充沛，适宜茶树的生长。驰名中外的松峰绿茶便产自羊楼洞松峰山上。

羊楼洞种茶的历史相当悠久。“相传自唐‘太和’（公元827—公元836）年间皇诏普种山茶起，此地便将野生的山茶进行人工栽培，史称‘松峰茶’”（《蒲圻地名志》）。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官府以两湖茶叶与内蒙实行茶马交易，刺激了茶叶的生长。茶砖的制造，也“相传始於宋代，当时以金泊茶砖进贡皇室，且用茶砖在馬市作为通货以易马匹，茶砖之正式贸易、即滥觞于此。茶马比价，大抵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以后，上马一匹值茶砖一块。绍熙（公元1190年）以后，下马亦值十砖。上马则非银帛不办”。

（《湖北羊楼洞老茶生产及运销》1934年10月）明嘉靖初（公元1522年）羊楼洞制茶业已相当发达，为了便于运输和储存，将茶拣筛干净，再用蒸气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体形状的“帽盒茶”（又叫功夫茶）这种帽盒茶，便是青砖

茶的前身。

由于加工方法的改进，使茶叶加工由家庭手工业开始过渡到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厂（作坊）。但官府对茶马贸易的垄断与对茶叶生产者的重利盘剥，使茶叶加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遏制。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玄烨亲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代设置的茶马司（注一）和马市，开放了汉蒙民族的民间贸易，主要供销边疆的羊楼洞帽盒茶制造业又再度兴旺起来。

1840年鸦片战争后，海运开禁，外洋制造的机器输入，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帽盒茶逐渐转为用机器生产砖茶。光绪初年，是羊楼洞茶砖生产极盛时期。除专为外商（洋行）收购和加工的带有买办性质的广东帮外，山西帮的二十多家茶商都在羊楼洞设庄收茶制砖。每年采摘茶叶时，通城、崇阳等县剩余劳力多涌至羊楼洞，受雇于各茶庄，或打零工作短工、或肩挑贩运。居民（包括流动人口）多达四万多人，京广杂货，绸缎布匹，各货俱全，仅屠案就有十多条，人称羊楼洞为小汉口。

象所有的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一样，它们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当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内地时，它们也面临倒闭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帝国主义无暇旁顾，羊楼洞的砖茶业也得以喘一口气复苏过来。然好景不常，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羊楼洞时，它们也衰败下去了，而且是一蹶不振。只有解放后，羊楼洞的砖茶才彻底得到了新生。

## 二、羊楼洞砖茶业沧桑

在近代，在羊楼洞开设茶庄，压制砖茶运销边疆的“以山西帮势力最大（帝俄经营的洋行除外）。1927年（民国16年）以前，山西帮二十余家，资本皆在二万元以上至五十余万元，老砖茶行销内外蒙古，尤以外蒙行销最多。”（《汉口商业月刊》二卷二期，1935年2月）

据1909年3月15日《申报》载“振利茶砖总公司，1909年设立，所在地湖北羊楼洞，资本额六十九万九千元，经营性质商办，创办人万国梁”。除振利茶砖总公司外，属于山西帮著名的茶庄还有以下几家：

天聚和茶砖厂，男女工276名，每年制各等茶3650箱，值洋45000元（均为银洋，下同）。

长盛川茶砖厂，男女工226名，每年制茶砖5000箱，值洋75000元。

大德生茶砖厂，男女工198名，每年制茶砖3000箱，值洋45000元。

兴隆茂茶砖厂，男女工256名，每年制茶砖4000箱，值洋60000元。

宝聚兴茶砖厂，男女工172名，每年制茶砖3500箱，值洋52000元。

三玉川茶砖厂，男女工249名。每年制茶砖4000箱，值洋60000元。

天顺长茶砖厂，男女工301名，每年制茶砖4500箱，值洋77500元。

巨贞和茶砖厂，男女工428名，每年制茶砖4800箱，值

洋72000元。

巨盛川茶砖厂，男女工398名，每年制茶砖3000箱，值洋45000元（《湖北全省实业志》卷三，民国九年）。

内中三玉川茶砖厂压制的青砖茶，最初都印有“三玉川”牌号标记，由蒙古族人创立、总号设在乌兰巴托的大盛魁商号经销，它在蒙古族牧民中享有很高的信誉。由于“三玉川”的砖茶牌号出了名，加之供不应求，所以羊楼洞的青砖茶，便把牌号统统改压为“川”字标记。后来沙皇在羊楼洞开设砖茶厂，但蒙古牧民把“川”字砖茶看作是国产“洞庄”的标记，争购国货，拒买俄国制砖茶。

羊楼洞砖茶厂，除上面开列的十几家外，另外值得一述的有“义兴”和“聚兴顺”两家。它们都开办于民国初年，兴旺于二十年代。

“义兴”、“聚兴顺”的总号设在山西省榆次县，在湖南设采购站，在羊楼洞设厂压制砖茶，而在张家口、绥远、包头等地办理经销事宜，由榆次总号综核帐目，管理人事，掌握行情，调拨和周转资金，它们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

“义兴”茶庄座落在羊楼洞马鞍山脚下一片平展的场地上，它用产自松峰山的茶作原料，引“观音泉”水压制砖茶。《蒲圻县志》记载有“每岁西客（注：指山西客）于羊楼司、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仙山名茶’等字”。

“义兴”生产发展较快，“从用木架到用牛皮架最后用蒸气锅炉为动力，有三部机器压砖，年产可达五、六万担，仅拣茶工就达千人之多。”（见《洞茶今昔》）。其所生产的砖茶，经包头、张家口运销蒙古。

二十年代初，欧战方殷，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羊楼洞砖茶业出现了短暂的兴旺。“茶庄二十余家，资本最多的达五十余万元，厂房一座座，烟囱一排排（《洞茶今昔》）。但自一九三一年以后，羊楼洞砖茶业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在羊楼洞茶庄中，历史最悠久的三玉川于一九三〇年停业，到一九三三年完全破产。这年羊楼洞二十八家茶庄倒闭了九家，第二年，又倒闭了四家。只剩下十五家了，而且资本大都很少，有的甚至只有数百元。一九三五年，资本比较雄厚的“义兴”由年产五至六万箱，下降到五千箱。到一九三六年，山西商的砖茶庄只剩下“义兴”、“聚兴顺”、“兴隆茂”、“长玉川”和“昌生”五家。五家总共一年只能压砖茶二万箱。茶厂倒闭，导致市场冷落，生意萧条。号称“小汉口”的羊楼洞就日趋沉寂了。

### 三、沙皇魔掌伸向羊楼洞

茶叶自明代传入欧洲后，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与咖啡、可可并列为三大饮料。十六世纪中叶，侵扰当时边疆的哥萨克，把茶叶经西伯利亚带到欧俄。从此，老沙皇在觊觎中国东北、西北边境时，一直把掠夺中国茶叶作为他重要目标之一。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汉口开埠，俄商就在汉口设立阜昌、隆昌、顺丰、源太、百昌和新泰等洋行，大量掠购中国茶叶。又于同治二年（1863年）特地派人来羊楼洞“出资招人包办”（《中国实业》第二卷第一期）监制砖茶。

大约在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公元1873——1874）之